

誰 与 为 偶

李歆
善

至死不渝
下册



李歆 著

誰與為偶

至死不渝 下冊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与为偶:至死不渝:全2册 / 李歆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13-4612-4

I. ①谁… II. ①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03638号

● 谁与为偶:至死不渝:全2册

著 者/李 歆

出 版 人/方 鸣

选题策划/刘连生

责任编辑/月 姝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970mm 1/16 印张/36 字数/610千字

印 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612-4

定 价/59.80元 (全2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谁
与
为
偶

目 录
Contents

至
死
不
渝

- 第 一 章 聚合谋事 / 001
- 第 二 章 事可成否 / 008
- 第 三 章 不逃不避 / 011
- 第 四 章 不知孕吐 / 017
- 第 五 章 归家无人 / 022
- 第 六 章 嚣张对质 / 027
- 第 七 章 两小无猜 / 032
- 第 八 章 不肯退婚 / 037
- 第 九 章 别庄养身 / 044
- 第 十 章 撞破秘密 / 047
- 第 十 一 章 手刃侍女 / 052
- 第 十 二 章 受困乌苏 / 058
- 第 十 三 章 冷嘲热讽 / 065
- 第 十 四 章 坦白挨打 / 068
- 第 十 五 章 打趣逗乐 / 073

谁
与
为
偶

目 录
Contents

至
死
不
渝

- 第十六章 村寨难产 / 076
第十七章 元日家宴 / 081
第十八章 少女心事 / 088
第十九章 风光出嫁 / 094
第二十章 婆媳关系 / 101
第二十一章 毗邻而居 / 106
第二十二章 回门琐事 / 111
第二十三章 联姻结亲 / 118
第二十四章 高墙挑拨 / 123
第二十五章 迎亲绕道 / 130
第二十六章 强颜欢笑 / 133
第二十七章 与狼共舞 / 139
第二十八章 二探高墙 / 145
第二十九章 白旗易主 / 155
第三十章 有美潜回 / 161

- 第三十一章 好事难成 / 170
- 第三十二章 老女终嫁 / 177
- 第三十三章 谋逆伏诛 / 183
- 第三十四章 宠妾灭妻 / 188
- 第三十五章 汗宫暗涌 / 197
- 第三十六章 孙带远嫁 / 205
- 第三十七章 淘气生祸 / 214
- 第三十八章 舍命诞女 / 222
- 第三十九章 撒手人寰 / 230
- 第四十章 兵临城下 / 237
- 第四十一章 背水一战 / 242
- 第四十二章 姐妹唠嗑 / 249
- 第四十三章 始知有女 / 252
- 第四十四章 东窗事发 / 259
- 第四十五章 两不相欠 / 263

第一章 聚合谋事

粉嘟嘟的小嘴微噘，小猫儿似的打了个哈欠，一双迷蒙的眼睛眨巴两下，终是抵挡不住睡意般慢慢阖上。

“真是个好可人疼的孩子。”随着大福晋阿巴亥的一声赞叹，坐在她下首的众福晋纷纷附和。

阿巴亥将襁褓交到乳母手中，目光扫过在座的众人，慢条斯理地端起手边的杯盏，“诸位意下如何？”

众福晋表情皆有不同，阿巴亥默默将诸人的反应收入眼底。

上了年纪的小福晋，诸如兆佳氏、钮祜禄氏、嘉穆瑚觉罗氏等都是——副置身度外的状态，也怪不得她们，这些个老妇，都是含饴弄孙的岁数了，开口要她们抚养个小女婴，怕是说不过去。

思及此，阿巴亥又将目光投放在了西林觉罗氏和小伊尔根觉罗氏二人身上。

小福晋西林觉罗氏在木栅根基不稳，阿巴亥曾用她来对抗福晋叶赫那拉纳纳昆分宠，倒是个乖觉听话的，可惜她身边有个十三阿哥现在才两岁，若是硬把女婴塞给她抚养，怕到时候惹来非议。倒是小伊尔根觉罗氏的七格格已经九岁了，养不了几年便要出阁，可以考虑……

“阿巴亥妹妹！”她正思忖，没提防有个声音含笑打破了沉默，“妹妹没有女儿，爷把这么可爱的小格格抱到你屋里，真是用心良苦。妹妹可别辜负了爷对你的一片心意。”

阿巴亥眉间一挑，果然不出意外地看见了坐在对面的袞代。

袞代年纪不小了，可难得的是这般年纪还风韵犹存，她姿色兴许不是最好的，可当初努尔哈赤能这般全然信任地把全副家当交由她打理，足可见其心智。毕竟自己以色事人，坐上大福晋这个位置这么多年，只有她自己清楚，努尔哈赤对她有几许信任。

这个家里，敢这么挑明了跟她呛声的人可不多了。

阿巴亥的思绪从那群微不足道的小福晋身上收回来，慢悠悠地打量着坐在一起几位福晋。

以袞代为首，边上紧挨着还坐着怀抱八格格的叶赫那拉纳纳昆、垂首敛胸伊尔根觉罗氏，以及闭目神游般的哈达那拉阿敏。

“袞代姐姐说笑了，小十四才多大？我哪有精力再照顾个孩子。倒是姐姐育儿经验丰富，不如……”

袞代笑着岔开话题：“说到小十四，这小子可是越长越像贝勒爷了，大家说是不是？”

众福晋于是又都附和着聊起了十四阿哥。

阿巴亥的脸色尴尬，笑也不是怒也不是，就这么僵在了那里。

也就在屋里看着一团和气融融的时候，门外响起一个干脆爽利的声音：“多大件事，劳烦得众位阿姆^①一上午，连饭都顾不得吃了！”

阿巴亥抬头，那门口帘子一动，晃进来一个穿一身绿袍红甲的年轻女子，她身形窈窕，身上的长袍坎肩面料皆是极端亮丽的颜色，她穿在身上却没有粗俗之气，反而映衬得那眉宇间平添几分勃勃英气。

阿巴亥眉头细不可察地微微一蹙，面上却是笑道：“稀客呢，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孙带嘴角含笑，眼神却是出奇的冰冷：“我这侄女儿年幼失怙的，跟我一样仰仗着阿牟其阿姆们赏口饭吃，我哪还顾得上管外头刮的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不得赶紧来谢恩不是？”

阿巴亥被她一句话呛得说不出话来，旁人兴许不知道，她可是最清楚孙带底细的，这些年努尔哈赤把她养在木栅，面上是侄女，私下里可不就是个能写会算的账房女先生？她这个把着银子的大福晋时不时地还得看孙带的脸色，说

① 阿姆：满语中伯母的意思。

不出的郁闷。

袞代坐在一旁优哉游哉地喝茶，看似不在意，其实眼角带起的笑意早已遮掩不住地飘荡出来。

孙带进门后把斗篷一解，在熏笼上稍稍暖了暖手，便伸手过来抱孩子。乳母看了阿巴亥，见她没示意，稍一踟蹰，孙带已冷了声：“怎么？我抱不得我侄女儿？”

乳母吓得全身一抖，急忙把襁褓递了过去。

孙带接过孩子。

女婴睡梦正酣。

望着女婴没有张开的小脸，孙带似乎想从她脸上搜寻出孩子阿玛的那熟悉的影子来。端详片刻后，孙带不由暗叹，心里先软成了一片：“这孩子……我抱回去养。”

袞代吃了一惊。

一屋子的女人齐刷刷地抬起头来看向孙带。

阿巴亥冷笑了声：“孙带格格养过孩子？还是让有经验的妇人养吧，这养孩子又不是养猫养狗，即便是养不活也算不得什么事……”

孙带愠道：“几个弟弟都是从小在我的看护下带大的，我怎么就养不好这孩子了？”

屋子里响起轻微的咳嗽声，而后便是一阵静默。

阿巴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袅袅绕绕地走了过来，凑近孙带，葱管般白嫩的两根手指轻轻勾了勾襁褓的边缘，看了眼熟睡中的小格格。她脸上的笑意渐浓，看起来很美，却让人心里觉得有致命的危机感，孙带不自觉地便往后退了一步

“孙带。”阿巴亥的眼梢斜飞，眼神飘起一缕戏谑，“你能养她多久？”

孙带无语。

“一年，两年，还是十年？待她成年后出阁？”

孙带抿紧了嘴。

阿巴亥笑得无比妖娆，面上带着一种特别虚假的惊愕：“你总不会真的一辈子不出嫁养着她吧？还是……你准备把她当陪嫁，带去你夫家继续养呢？”

孙带眼神一利，语气坚韧道：“有何不可？”

“哦？可这孩子姓的是爱新觉罗……假如被你带去了夫家，岂不是要被人

笑话爱新觉罗家没人了，连个孩子都养不起了？”

孙带怒极反笑，先是气的，而后居然越笑越欢畅。

阿巴亥被她笑得有点儿心里没底。

“阿牟其家也不缺我一口饭吃，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嫁人，继续在阿牟其家住着。一年，两年……十年，只要阿牟其养得起我，不嫌我累赘，我就赖在家里不走了。”她边说边撅起嘴，像个晚辈向长辈撒娇般地说，“阿姆不会嫌我吃得多吃得多吧？”

阿巴亥维持着笑容，可近距离的孙带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

孙带不由欢畅起来，抱着襁褓说：“就这么着吧，诸位阿姆都挺忙的，这孩子……就随我住了吧。”眼角瞥向乳母，语气微沉，“还不跟上？”

孙带来时匆匆，去时更是一点儿都没有犹豫，根本不给机会让其他人开口，就抱着孩子走向门口。

乳母左右看了一圈，发现一屋子的福晋也没人出声阻拦。她原是跟着女婴从家里来木栅的，这会儿女婴被抱走了，她独自留下怕是不妥。只犹豫了一瞬，见孙带已在门口由着随身的侍女将大红猩的斗篷披裹上，那襁褓也一并遮掩在了斗篷下，看不真切，乳母哪里还敢再停留，忙仓促地跟了上去。

出得门来，孙带迎风吸了口冷气，三月的天，风刮在脸上却依旧有几分刺痛。她抱着孩子快步走，怀里的孩子睡得沉稳，丝毫没有惊醒哭闹，依偎在怀里捂得胸口些微发烫。

如果，这真是自己的孩儿该多好。

心上一阵儿悸动，那股子滚烫似乎蔓延至全身，她忍不住停下脚步，问道：“达海这会儿在哪里？”

侍女看了眼不远不近缀在身后、颇显局促不安的乳母，凑近主子身边，垂首敛眉道：“格格您忘了？今儿个莽古尔泰阿哥做东，请了好些人去饮酒呢。”

孙带挑了挑眉，眸底慢慢添了一份了然，过得许久，方轻轻地“哦”了一声。

莽古尔泰府邸。

院内的索伦杆笔直矗立，正午的阳光将索伦杆的投影静静地拉成一段细小的剪影。

正屋的门前站着两个侍卫，门扉紧闭，屋内烟雾缭绕，烟草燃烧的气味混杂着爷们身上裹着的汗味，憋闷在门窗紧锁的空间里，使人在一呼一吸间都能感受到屋内压抑沉闷的气氛。

莽古尔泰端坐在一侧，结满茧子的手指把玩着鼻烟壶，两眼斜乜，瞅着上首位置上的正红旗旗主代善，怪腔怪调地说：“二哥，你还在犹豫什么？你念着手足之情，可惜人家可不这么想。”

代善垂首不语。

莽古尔泰又转向一旁的堂兄：“阿敏，你怎么说？”

阿敏阴阴地说：“你们兄弟几个不在意这点财产，我倒是在意得很，我阿玛不在了，家里幼弟幼妹可还得靠我养活。再者，我总也不能叫我一家子妻儿老小都上街讨饭吃去，呵呵，只怕届时乞讨到褚英门前，都少不得要被使唤奴才轰出去！”

此话一出，屋内至少有七八个人一起变了脸色。阿敏的话戳中了他们的软肋，想到褚英的胆大妄为，冷情薄幸，再想到自个儿一家老小以及全副身家财产，他们哪能还如代善那样稳坐得住？

扈尔汉是个直肠子，立即扯大了嗓门叫道：“凭他是谁！惹急了我，照样一刀砍了他！”

代善的眉心攒成一个川字。

向来稳重的何和礼忍不住开口：“莽古尔泰，你说的话可当真吗？”

莽古尔泰受不了有人质疑他，跳起叫道：“怎么不当真了？莽古济家的孩子可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了，要不是她撞破了褚英这厮的阴谋，哪里会遭如此毒手？难道你们怀疑阿木沙礼会编造谎言去诬陷褚英吗？”

何和礼看了代善一眼，他是东果的丈夫，这姐弟三人可是一母同胞。他见代善仍是不吭声，便又硬着头皮顶了句：“照你的说法，图伦关押阿木沙礼，是褚英授意，如今图伦已是死无对证，除非能找到其他同谋以作旁证，否则，仅凭一个小女孩的片面之词便要扣上阿尔哈图土门一个谋逆之罪，委实……”

“这话不妥。”

何和礼一愣，没想到额亦都会站出来反驳他。

额亦都抽着烟，嘴里喷着腾腾白雾，使得何和礼一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能听见他用一种醇厚笃定的语气说道：“何和礼你这话未免太偏私了，你该去瞧瞧莽古济的闺女如今成什么样了。这都将养了一个多月了，才勉强能

开口说句完整的话，即便是日日拿人参当萝卜吃，也仍时不时地要吐血。那闺女原先长得如花似玉的，你们做长辈的哪个不是瞧在眼里，都恨不能娶回家当儿媳的，如今……这都成了药罐子了。褚英可是她舅舅，对自己的亲外甥女下如此狠手，想来对君对父，对兄弟姐妹，亦是薄情寡义的。这等样的人，何和礼你还要替他说话吗？不怕哪天就因为你这句话而自掘坟墓吗？”

阿敏冷笑道：“难道何和礼你忘了吗？我们的阿尔哈图土门薄情寡义可不是一次两次了，自打阿牟其授命他辅佐政事，他就整日猖狂叫嚣着要我们几个全都听他的摆布，如果不听，就要夺了我们的财产……古英巴图鲁，阿牟其替你析户分产时，你所得的家产可是和阿尔哈图土门一样的，其他诸位兄弟可没你俩多，可即便如此，阿尔哈图土门可曾念在你是他同母兄弟的分儿上对你和颜悦色些个？没有吧！他可只恼羞地记得你分了一样多的身家，为此没少刁难你吧？眼下阿尔哈图土门心存谋逆，他说过的那些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古英巴图鲁，我们敬你为长，你倒是说句话啊，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阿敏的这番话，使得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集中投向代善。

代善和褚英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跟其他人相比，他对这件事更难做出抉择，但偏偏他作为努尔哈赤次子，是继褚英之后最受努尔哈赤器重、受众将士拥戴的阿哥。

“刷啦”一声，垂挂在门上的厚重棉帘突然掀起，一身靛蓝长袍的青年仰首迈了进来，打断了众人的思绪。

见屋内居然围坐了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青年先是大大的一怔，随即不由失笑：“这是怎么了？一个个表情如此严肃。不是五哥请客嘛，我可是连早膳都没吃几口，就留着肚子来蹭酒喝呢。”

他语气轻松，侃侃而笑，代善听闻后突地抬起头，狐疑地瞥了他一眼。

“老八，你磨磨唧唧怎么到这会儿才来？真会耽误事！”莽古尔泰大为不满。

阿敏向他招手：“皇太极，先别忙着乐，这事也有你的份。过来听听……”

皇太极找了一张靠角落的圆墩坐下，安安静静地听着几位兄长以及阿玛的肱骨大臣们谈话，二十几个人挤在堂屋里，屋内烟雾越来越浓，气氛也从一开始的沉闷变成了各抒己见，乃至最后争吵不休。

皇太极坐在角落里慢慢剥着松子，眼见得他身前地上堆了一大堆的松子壳后，他放开了手，轻轻拍了拍衣角上并不存在的松子皮屑，眼角状似无心淡淡扫过对面。

而后，他不徐不疾地插了句：“你们如此逼迫二哥做什么，除了让二哥为难又能有什么用？”

屋里七嘴八舌的乱成一团，似乎没几个人听见他的话。

“皇太极，你别太天真了，这事若不计较个长短来，早晚我们几个都得死。”在一片嘈杂声中，额亦都接上了他的话。

屋内众人渐渐住了嘴，纷纷回头看向皇太极。

皇太极撇嘴，伸手指向人堆后：“听说这一位是我们女真第一等的聪明人，颇得阿玛信任。五哥你既把他请了来，为何大家不听听他的高见？”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了一直耸肩颌首的达海。

达海被众人虎视眈眈地盯着，颇显尴尬地用手指蹭了蹭鼻头，讪讪地道：“八阿哥过誉了，我只是……跟你一样来蹭饭的啊。”

莽古尔泰大步走过去，朝达海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差点儿忘了你这小子。你脑子好，见的世面多，在天使老爷跟前都没犯过怵，跟狡诈的南人打交道还能叫他们吃瘪，阿玛时常夸赞你有勇有谋，你赶紧说说，这事，我们要怎么办？”

在座的大多都是不懂文墨的粗人，在崇尚武力为重的女真族人眼里，对识文断字的巴克什的敬重虽说远远比不上巴图鲁，但达海显然是不同的。达海幼时早慧，且惯常与大明和朝鲜等上国使节打交道，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替族人换回许多短缺的必需品，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是个聪明至极的智囊啊，就跟那个《三国演义》里面的军师诸葛亮一样，神奇得叫人不得不敬佩。

“其实……”达海窘迫地屈指蹭着鼻头，“既然大家觉得事关生死，那早晚横竖是死，与其糊里糊涂地死去，为何你们不去贝勒爷跟前剖白心迹？贝勒爷英明神武，自能明辨是非。”

屋里突然一片安静，莽古尔泰和阿敏对望了一眼，蓦地嚷道：“还等什么？走啊！”

阿敏随即站了起来。

众人陆陆续续开始起身。

扈尔汉懵懂未明地环顾四周，傻傻地问：“去哪儿？”

阿敏浅笑：“自然是去能解决问题的地方。”

一群人呼啦啦地鱼贯出门，等代善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时，屋里的人都走光了，剩下皇太极过来含笑挽住他的胳膊，亲切地说：“我们也走吧，去慢了怕

又要挨五哥说教了。”

代善迈出去的脚步滞了滞，突如其来地劈头问道：“你在搞什么鬼？”

皇太极诧异地反问：“什么？”

“你……”见他一脸的困惑，代善觉得兴许是自己过于敏感了，不由松了口气，“没什么。走吧。”

第二章 事可成否

房间密不透风，掩得严严实实的床帐更是捂得一丝亮光都不透。

床帐内，锦被高高隆起，似是卧着一个臃肿的人形。

色尔敏接连三次屏息掀开一丝帐子，从缝隙处往里打探后，每次都只能无奈地冲另一边翘首以盼的乌吉嬷嬷摇头。

从那日被诊断出有孕后，阿木沙礼瞪着眼用了足足一日一夜才恍过神，之后便是各种寻死觅活。莽古济怕女儿出事，亲自守在女儿跟前，日同食，夜同寝，就连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踏实了，三天下来阿木沙礼倒确实没出什么事，但她自个儿先给累垮了。

在色尔敏和乌吉嬷嬷的再三保证下，莽古济拖着病歪歪的身体回屋睡下了，她们二人暂时代替莽古济日夜换班，不敢错眼地守着阿木沙礼。

阿木沙礼从最初的哭闹到现在情绪渐渐平复，变得格外沉默。

这两天来，她没再哭过一声，也没再淌过一次眼泪。色尔敏还清晰地记得，格格最后一次开口说话，说的是：“你们放心，我不会再寻死。”

这两日来，她极其配合地吃饭喝药，偶尔睡醒了，还会下床让她俩搀扶着在房里慢慢走上几步。

乌吉嬷嬷替换下色尔敏，继续坐在床边的杌子上，一边手上不停的打络子，一边偷偷关注床上的动静。

色尔敏则急匆匆地出了房门，去正屋那里向莽古济汇报。

莽古济听完色尔敏的回复，知道女儿现在一切正常，不由心中略定。

色尔敏见她爽快地一口气把药喝完，便捧了蜜饯罐子过来。莽古济随手取

了颗杏仁蜜脯，塞进嘴里缓解苦味，挥手叹道：“你也不用在我跟前伺候，赶紧趁着空儿去榻上歪一会儿，晚上还要去换乌吉值夜。”

“那奴才就先告退了。”

色尔敏脸上已显疲态，这会儿也不敢逞能了，乖乖地退了出去。

她前脚刚走，后脚武尔古岱便风风火火地冲进门来，满脑门子的汗，进门见妻子床前还站着一个小丫头，十分仓促地催道：“出去！出去！”

小丫头行了礼，急急忙忙地退出房间。

莽古济等屋子只剩下他们夫妻俩后，也一脸焦急地坐在床上挺直了腰背，问道：“事情办的如何了？可出了什么岔子没？”

武尔古岱拎起茶壶，也等不及倒在杯盏里，只把嘴凑在壶嘴边，狠狠地灌了一大口。

“那水冷了……”

“不妨事。”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只觉得这一路的焦灼火热终于被这一壶冷水浇灭下去，“五阿哥那里事成了。”

“成了？”莽古济有点儿不敢相信，“他们真信了这事？你不是说成算不大吗？毕竟阿木沙礼她……”

他横了妻子一眼：“那得看话怎么说。褚英不得人心，否则哪里是只凭阿木沙礼说他有谋反之意，就能说服大家都相信的道理？褚英专横跋扈，心胸狭隘，素有谋害自家兄弟、大臣们之心，这些可都不是我们诬告他的啊。如今五阿哥出这个头，大家一合计，自然不肯轻易罢休。这会儿已经说好了，要一起闹到贝勒爷那里，请贝勒爷主持公道。”

莽古济恍惚道：“这事……万一我阿玛不信，或者他要亲自来质问阿木沙礼，那可如何是好？”

以阿木沙礼如今的状态，真的不适宜再有丁点儿的打扰。

武尔古岱抿紧了唇，女儿说是因为撞破褚英等人密谋才被秘密囚禁，也透露出那些同谋者中有图伦和党奇，图伦自尽了，党奇……因为忤逆父亲，经常惹是生非，所以被额亦都错手杀了。

额亦都溺爱党奇二十多年，突然大义灭亲杀了这个宝贝儿子，虽然理由牵强，但大家除了惋惜外也并没有觉得少了个纨绔有什么不好——如今看来，额亦都杀子背后的真相怕是他已知晓党奇与褚英的所作所为，为免受牵连，这才

忍痛壮士断腕。

武尔古岱深深吸了口气，额亦都做事素来杀伐果断，他自问设身处地，自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就如同他明知道阿木沙礼的描述与他所见的事实有太多不合理的出入，他也仍然愿意为了女儿去与一个强者反目。

脑海里不自觉地闪过那日他打开地牢铁门时那令人难堪的一幕。

阿木沙礼说暗室中有个叫欣月的汉妇与她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囚禁，可惜他在地牢的茅草堆上除了发现阿木沙礼外，根本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来，而更蹊跷的是，阿木沙礼根本说不清地牢内那三个男的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是怎么被关进去的，又是如何与她……

她一脸懵懂和惊吓，濒临崩溃的样子让他实在不忍再追问真相究竟是什么。

武尔古岱摇了摇头，把脑子里凌乱的画面给驱赶出去，吸气道：“不论如何，褚英有心谋反总是事实，党奇和图伦虽然死了，但这半年来同时与他俩和褚英来往过于密切的人也不是查不出来的。”他目光定了定，表情坚毅地道，“我回来，是为了押解这几个人去衙门见贝勒爷的，你放心，有这几个人证在，不愁褚英不认罪。”

事实上，比起这几个人证，武尔古岱更相信代善那些阿哥和额亦都等大臣，褚英不仅仅是忤逆父君的罪责，更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这件事闹大了，即便是努尔哈赤赤有心想包容自己的长子，也要掂量掂量是否会寒了这些得力臂膀们的心。

但这些话不能当着莽古济的面说出来，毕竟褚英是她大哥，做弟弟和妹妹的不约而同地状告大哥，想要整垮褚英，这些事能委婉地做出来，却不能赤裸裸地讲出来。

武尔古岱皱着眉心：“你好生休息，照顾女儿，我赶着去衙门与他们会合。”

莽古济疲倦地点了点头。

武尔古岱离开后，莽古济躺下没多会儿，正迷迷糊糊的有了些睡意，没想到房门突然被撞开，乌吉嬷嬷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因为过于紧张，她在门口竟被门槛绊倒，整个人摔趴在地上。

莽古济猛地被惊醒，睁开眼，从床上弹跳着坐了起来，一颗心怦怦地乱跳。

“福晋——大格格不见了——”

第三章 不逃不避

地上结的冰霜不算厚实，却足以令体弱无力的她一步三滑。

她几乎是贴着墙角走路的，用尽全身力气，一个时辰却只挪出了几里远。

嘴唇呵出去的热气渐冷，她单手扶住墙，掌心布满跌倒后被地上的薄冰给刚蹭出的血丝，但她此刻已是木钝得毫无痛觉一般。

一点儿、一点儿，扶着冰冷的墙垣，拖着两条虚软的腿往前挪。

身后，雪白的墙面上，每隔数尺便留下一串模糊的血印。

她喘着粗气，呼吸紊乱。

从家里不告而别地偷溜出来的那个瞬间，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这一趟所求为何。

是求死吗？

可是死了以后，自己就真的心甘情愿吗？

心中的怨气未平，她死不瞑目！

她借力离开墙，伸手抓住一棵树干，牢牢地抱住。

街道上甚是冷清，这里并非是主干道，却是一条通向木栅的捷径。

从这里穿过去，只要钻过那边一条废弃的小巷子，就能直达木栅。

可是最终，她却在记忆中的小巷口却步了。

巷子口很小，是两户住家院子和院子之间没有并拢造成的缝隙，仅能容幼童和身量较小的女子通过。

她依稀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常和杜度他们玩捉迷藏，便爱躲在这黑咕隆咚的巷子里，一藏就是大半个时辰。

可是现在……

她靠在树干上，望着黑漆漆的巷口，满心惧怕。

那个黑不见底的巷口，像是猛兽张开的血盆大口，令她难受得几乎窒息。

她闭上眼，难以承受心跳加剧后的疯狂，最终瘫软地顺着树干滑倒在地。

耳蜗里一片嗡嗡声，所以她根本没有听见身后那阵犹疑的脚步声。

靴子踩在积雪上，嘎吱嘎吱，声音忽快忽慢。

但最终，还是停在了她的身后。

他的一只手落在她肩膀上时，没想到会惊吓到她。